

杨成武诗词中的坚韧不拔

□ 颜廷平

神圣使命，即使“天险”横亘在前，也不能阻挡红军将士前进的步伐，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亦在所不惜，凸显了红军不怕牺牲、勇于胜利的伟大精神。

追忆抗战中的浴血奇功

1939年，日军调集2万多人的兵力对晋察冀军区北岳区进行“大扫荡”。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军民进行反击，取得了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的重大胜利。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依托太行山有利地形，以优势兵力伏击歼灭大量日军的经典战例，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杨成武赋诗《忆黄土岭之战》，诗曰：“云谷重关雾沉沉，六郎插箭雄风存。巧布伏兵雁宿崖，全歼辻村侵略军。再展奇谋黄土岭，阿部规秀化青鳞。捷报飞若初冬雪，扶桑朝野俱断魂。”诗词的前两句说明战斗发生地河北省涞源县黄土岭也是古战场，城墙之上刻有“云谷重关”的字迹，传说杨六郎曾经在这里插箭扎营，而今换成了斗志昂扬的我抗日军民。第三、四句描写了杨成武诱敌深入，取得雁宿崖战斗胜利的经过。当日军大举进犯时，游击支队将侵略军诱至雁宿崖峡谷，我伏击部队发动突然袭击，战斗进行了十余小时，经过数次冲锋和白刃格斗，进犯日军大部分被消灭。第五、六句记述了黄土岭战斗的情形。由于日军在雁宿崖战斗中几乎被全歼，不久日军调集兵力进行报复。杨成武又设计将日军诱至黄土岭附近的山谷中，我伏击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山地争夺战，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黄土岭战斗歼灭日军900余人，缴获武器辎重无数，特别是击毙了日军蒙疆驻屯军总司令阿部规秀，他是抗战中被击毙的日本高级将领之一。最后两句采用对比的手法，刻画了我方与日方对战争结果的迥异表现，我军捷报、贺电往来频传，日本则举国震惊，哀叹“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之死。

直抒抗美援朝以劣胜优

1951年，毛泽东接见杨成武、张南生，杨成武汇报了第二十兵团赴朝作战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出，抗美援朝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进行积极防御，坚持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斗争，以打促谈。中午，毛泽东请杨成武二人吃饭，为他们饯行。席间，毛泽东向杨成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你们第二十兵团入朝后，在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是夜，杨成武思绪万千，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挑灯伏案，落笔成诗：“如火电令催东征，领袖召见紫禁城。一席妙语明方略，三杯美酒寄深情。热血滚滚翻激浪，豪情漫漫贯长虹。不负主席不负党，此去誓将敌虏平。”诗词反映了杨成武热血沸腾、豪情壮志在胸，无论如何艰险，此番入朝作战绝不辜负党的重托，必将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大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慷慨豪迈之意。

杨成武入朝作战打得极为艰难、无比惨烈的一仗是粉碎美军的“秋季攻势”，他说：“粉碎范佛里特‘秋季攻势’是我征战岁月中所经历的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役。”美军倚仗武器装备的突出优势，采用“坦克劈入”战术，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坦克劈入”就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若干辆坦克组成一个集群，步兵与之相配合，来回切割、冲击以占领志愿军阵地。志愿军与美军展开了反复的殊死争夺战，硬是以智谋和血肉之躯抵挡住了美军坦克的侵入，确保阵地固若金汤。杨成武深感于志愿军的坚定信念、机智英勇以及战斗的残酷，写成了一组诗歌，共分三段。其一曰：“谈判无计挑战端，坦克劈入文登川。以劣胜优破甲阵，智勇健儿震敌寒。”阐明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的优与劣，也不是战术的巧与拙，而是信心、士气和智慧，这些足以震慑敌胆。其二曰：“重重机群辟长天，隆隆炮轰战地翻。不眠疆场十昼夜，月峰山下斩楼兰。”指出在对我极不利的残酷战争环境下，志愿军仍然取得了月峰山战斗的重大胜利，展现了志愿军战士们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其三曰：“范佛里特不自量，‘秋季攻势’逞凶狂，机炮坦克都用尽，损兵折将丑名扬。”表明美军尽管运用了各种先进武器，但还是逃脱不了损兵折将、以失败而告终的结果。杨成武践行了“不负主席不负党”的铮铮誓言，率领志愿军打出了国威和军威。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 张 军



在我对红色经典电影的回忆中，《小花》是独一无二的。它在我心中的地位，也是其他任何电影作品都无法取代的。它不仅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时代特征，且更优美、更诗意，呈现出与大多数红色经典作品不同的美学风格。当我们轻轻哼唱起“妹妹找哥泪花流”“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这些歌词时，电影中的一帧帧镜头顿时变得鲜活起来，宛若就在眼前。

一朵新颖别致的小花

电影《小花》取材于军事题材小说《桐柏英雄》。由作家前涉于1972年创作的《桐柏英雄》，主要讲述的是1947年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这一历史时期，在桐柏山区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奋战的故事。小说结构庞大，盘根错节，人物众多。如何将这部小说改拍成电影呢？导演张铮等主创人员大胆创新，重塑叙事结构，将战争场面设为故事背景，将影片重点巧妙聚焦在兄妹亲情上。通过对战争中人物个体命运的关注来歌颂革命战争，一改昔日军事题材电影的“大场面”“大制作”“大英雄”的模式，其别具一格的叙事方法、创作表达和审美特质，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艺术空间。《小花》上映后，观众反响空前，好评如潮。

《小花》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缘于以下几点：一是小说是取材而非改编。将小说文本改为电影文本，褪去以往战争英雄的钢铁外壳，专注于英雄血肉之躯的柔情与忧愁，突破人物塑造“高大全”“三突出”等整齐划一的范式限制，从歌颂宏大的战争场面到关注人物个体的自身命运，更多地着力于对处在战争年代的“人”的观照和关注。通过人性与人情，引入观者对战争的思考、反思，替代直白、白描的战事描写，这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也是其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二是妙在“两朵小花并蒂开”。影片巧妙设置了两个女主人公，两个人都是“小花”。《小花》的片名具有双重指代作用，不仅指代电影中由陈冲扮演的赵小花，也指代电



影中由刘晓庆扮演的何翠姑。借由“换子”的情节安排，两个原本身份不同的女性获得了同一的身份——“小花”，并对这一身份进行着不同侧面的阐释。“两朵小花”没有亲缘关系，却因为战争年代的种种巧合有了胜似亲缘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两个不同的人物塑造同一个形象，形成互文的表达效果。

三是以情感人，具有抒情诗般的清新风格。《小花》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就是敢于写人的情感，敢于以情感人。配合影片主题“兄妹情”，在烘托抒情气氛的视听手法上，亦是形式多样，极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比如两个“小花”踩水车谈心、兄妹于青翠竹林中团圆见面、翠姑奄奄一息时波光粼粼的海面与阳光穿过树叶的亮斑等，皆表现出强烈的抒情特征。部分情节的影像呈现更为诗意化，感人至深。比如何翠姑为救身负重伤的赵永生，艰难地抬着担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她咬牙坚持一步一步跪着上山，膝盖磨破，鲜血染红了山道的石阶。伴随着《绒花》那极具浪漫与温情的音律，画面与音乐相互融合促进，形成了一种细腻含蓄的美感，赞颂了主人公崇高的思想、美好的心灵。

四是旋律优美的主题曲和插曲。由著名词作者凯传作词、影视音乐作曲家王酩作曲的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和插曲《绒花》，以新的角度和形式表现影片的主题，格调清新、缠绵细腻，有着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如果说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像是一首委婉、缠绵的叙事诗，那么插曲《绒花》就是一首悠扬、动听的赞美诗。它们推动了剧情发展，升华了主题内涵，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听合一的震撼，深为人们喜爱，传唱至今。

革命之情与亲情：两个“小花”的故事

对革命情感的歌颂与弘扬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战争电影的核心主题。电影《小花》在如何讲好革命故事上确实是匠心独运。不同于以往大多数战争主题的电影只是单一展现革命情感，《小花》是将亲情巧妙融入于革命情感，使之增添温情与人性色彩，使革命情感呈现为一种亦是亲情更胜似亲情的亲密感情。《小花》的故事铺陈就是这样设计的。

故事源于一个桐柏山区的赵姓



想、革命实践和历史趋向结合起来，塑造壮丽动人的艺术形象，热情歌颂革命的新生事物，抨击反动的腐朽事物。从“革命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影片不仅突出了赵永生三兄妹同国民党军官丁书恒之间尖锐的敌我冲突与矛盾，而且几次再现敌我之间真实和残酷的战争场景。与此同时，影片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鲜明特征。无论是赵永生还是两位“小花”，都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被赋予了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成为当时银幕上真善美的理想化身，使影片充分体现了革命现实题材“浪漫化”的美学追求。

绒花！绒花！一路芬芳满山崖

红色经典作品是有着非常复杂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的。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其主题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另一方面，经典作品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仍是跨越时空最为闪光的力量。《小花》中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浩气长存宇宙间，耿耿赤心悬日月”的革命精神、牺牲精神，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动不已。当我们看到影片中共产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因革命而别离自己襁褓中的女儿，永生娘不顾家境贫穷毅然收养了革命者的孩子董红果，看到迎着阳光，头上滴满汗水、膝盖被磨破浸透着血水、脸上却洋溢着坚定信念的何翠姑，看到何翠姑为了保护小花而身受重伤等场景时，听到插曲“啊，绒花！绒花！一路芬芳满山崖”时，泪水依然会润湿我们的眼眶。

影片名称最初并不叫《小花》而是叫《觅》。后来剧组主创人员征询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斐的意见，钟老沉思良久，说“不如片名就叫《小花》吧，希望它是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妹妹找哥泪花流》和《绒花》更是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音乐经典。2017年底上映的《芳华》带领观众又一次重温《绒花》这首老歌，演唱者空灵的嗓音和饱满的情感，再一次带观众重回那些逝去的时光，体会上一代人在战火、集体和红色中所谱写的“青春之歌”。《绒花》作为一种怀旧的契机，串联起两代人的“芳华”，在不同历史语境之间传达出当代中国的诗意与感动。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

